



端牢“中国饭碗”之耕地篇①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 访谈

让每一寸耕地都实至名归

——访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农业大学副校长刘木华

本报记者 王慧峰

“守住耕地数量红线，更要守住耕地质量红线。”

从赣南农村走出来的刘木华每年花大量时间行走在田间地头。在他看来，对于耕地保护，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而这种“最严保护”，不但是指数量，还应包括质量。

耕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仅是农业农村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根基命脉，更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刘木华坦言，面对经济发展和保护耕地“鱼与熊掌”选择的难题，一些地方政府在不正确政绩观的诱惑下，把耕地保护“形式化”“纸面化”，在耕地占补平衡中搞占优补劣、占水补旱、占近补远的现象比较普遍。

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必然会触及“占补平衡”。应当看到，耕地占补平衡是我国耕地保护的重要制度，是破解发展与保护矛盾的重要举措。自1999年实行以来，政策不断优化改进，从注重补充耕地数量到注重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从实现耕地数量平衡到实现“数量为基础、产能为核心”的占补新机制，有力支持了耕地保护目标实现。

刘木华直言，一些耕地占补数量上看似平衡，但质量存在较大差距。城市建设占用的土地大多地质条件较好，而“占一补一”补充的土地土壤条件大多较差或是废弃地、其他建设用地；补充耕地的质量评价体系不够健全，判断耕地质量成难点；后续监管力度也不够。

在他看来，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应不断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数量与质量并重。落实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相关规定，将现有易被占用的优质耕地保护起来，同时，完善占补平衡补充耕地质量评价体系，加强对补充耕地的后续监管，对耕地数量变动、耕地质量变化进行重点跟踪监测与统计。

今天的耕地是明天的饭碗。下一步，加强耕地占补平衡监管，要加强系统内部监督，合理安排各类用地，严把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审批关，加强节约集约用地，从源头上减轻耕地保护的负担。与此同时，还要主动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采取硬措施确保补充耕地的真实性与高质量。通过公开，督促各地进一步发现补充耕地存在的问题，及时整改，倒逼完善补充耕地管理规章制度，确保“一亩不少，一亩不假”，不折不扣实现占补平衡目标。另外，刘木华建议，应建立全国通用的耕地保护监管系统，充分利用卫星遥感、信息采集、大数据等技术，尽快组建一套上下贯通、整体联动的“天上看、地上巡、网上查”全国通用智慧监管平台与系统。争取把每一块地的现状都能掌握清楚，确保18亿亩耕地是真实存在的。

中国耕地多、监管保护难、情况复杂、地方经济发展需求旺盛，依靠传统的耕地保护监管督查方法难以适应当前形势发展。

“可以引入耕地保护的群众监督机制，研发便于群众使用的手机耕地保护智慧监管App程序，利用手机App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让群众能及时、方便地对耕地破坏情况进行上报、反映。”刘木华表示。

此外，土壤质量、健康安全是各方关心的大事。我国耕地利用强度比较高，化肥用量相当惊人。农业农村部提供的数据显示，40年来，我国粮食产量增加了2.2倍，但化肥用量增加了6.2倍。同时，耕地盐碱化、酸化都比较严重。因此，土壤污染状况、是否重金属超标等，都需要先盘点清楚。

守住了耕地数量，也要守住耕地质量。因为耕地质量一旦下降也会影响粮食安全。国土“三调”显示，部分林地、园地等流向耕地，这部分转化过来的耕地质量让人有些担忧。而刘木华在调研中还发现，事实上耕地撂荒现象要比我们想象得严重。这部分国土如果算在耕地面积中，并没有产生粮食发挥实际价值，也是一种资源浪费。“我们只有掌握了这些真实的基本情况，如何修复和利用耕地才能有正确的方向。”他说。

毕竟，只有每一寸耕地都实至名归，中国人的饭碗才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开栏的话

谁来养活中国？这貌似是一个离我们很遥远但又迫在眉睫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强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悠悠万事，吃饭为大。”粮食事关国运民生，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农业大国来说，仓廪殷实是国家之福、百姓之盼；粮食安全是稳定之本、安全之源。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截至2021年，我国粮食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实现“十八连丰”。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稳，14亿人端牢“中国饭碗”更有底气。但与此同时，2021年，中国累计进口粮食16453.9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18%，相当于我国粮食产量的24%，也达到了历史新高。这再次提醒我们，中国的粮食供给仍然处于紧平衡状态。

放眼全球，形势更加严峻。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叠加共振，世界经济复苏失衡，吞噬着过去10年全球减贫成果，饥饿人口总数已达8亿左右。再加上俄乌之间尚未完结的战争推波助澜，一场全球粮食危机似乎已经近在眼前。

食为政首，谷为民命；备豫不虞，为国常道。

“中国饭碗”何以端牢？

在习近平总书记诸多论述里有“三句话”，可谓我国粮食安全必须筑牢的三道防线：“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这是事关“中国饭碗”的一条不可触碰的“红线”；“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这是事关“中国粮”产能与品质的“底线”；“要树立大食物观”，这是事关人民美好生活的“高线”。

“中国要靠自力更生，自己养活自己！”

从今天起，“新闻眼”栏目将推出系列报道——“端牢‘中国饭碗’”，在“谁来养活中国？”的答案里继续找寻“粮稳天下安”的真谛。

“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我国以占世界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解决了世界近20%人口的吃饭问题，成就举世瞩目。然而，面对逐年增长的粮食需求，18亿亩耕地红线已成为一条不能失守的底线。

如何守住18亿亩耕地这条红线、战略底线和关系国家命脉的安全线？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这意味着，农田就是农田，也必须是良田；既要确保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又要努力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对此，决不允许在耕地上东折腾一下、西折腾一下，决不允许任何人在耕地保护上搞变通、做手脚。否则，14亿多人的饭碗怎么端得牢！耕地红线不能践踏，保护底线不能突破，守住了耕地红线就是守住了安全线。

“中国人才几天时间没饿肚子？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这些孩子。过去谁没饿过肚子？但人很容易健忘。”习近平总书记一语道出保障粮食安全问题上存在的误区，告诫“决不能把工业化变成无粮化”，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

以2019年底为标准时点，中国耕地总面积约19.18亿亩。与十年前第二次全国国土调查时的20.3亿亩耕地面积相比，耕地总量减少了1.13亿亩。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包括乡村内部基础设施建设补短板，耕地压力不可避免。

“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大家立了军令状，必须做到，没有一点点讨价还价的余地！”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

“要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耕地保护要求要非常明确，18亿亩耕地必须实至名归，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

……

土为粮本。这是对粮食安全新形势新挑战的深刻洞察，也是对严格保护耕地的动员号令。毕竟，地之不存，粮将焉附。

不毛之地如何变成了“米粮川”

本报记者 王慧峰



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嘎什根乡，盐碱地变水稻田

这个春天，注定难忘。

4月9日，吉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巍终于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白城市镇赉县嘎什根乡试验站，来不及稍作休息，便忙不迭地将带来的试验种子进行编号，好赶在日落前进行晒种。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进入4月，正是东北春耕的重要时节。过去十年里，马巍几乎每年春节一过就辞别长春的家人“返乡”回到这里，走村入户指导农民备春耕，从整地、耙地、泡田到育种、育苗、插秧、施肥，各个环节都亲力亲为。今年无奈遭遇本土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倒春寒”，在居家封控的一个多月里，他一直在为指导农民春耕的直播做着准备。

“大家看，先播种，然后培土……”就在马巍居家备课的这段时间里，嘎什根乡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王建国用手机记录下了育苗大棚里水稻播种的全过程，同时也记录下了“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希望。

但谁能想到，镇赉这个“吉林省水稻第一大县”，也曾是一片不毛之地。

在大部分人印象里，地处东北地区的吉林西部本应该是沃野千里的黑土地，但不幸的是，与东部山区浩瀚的林海、中部平原区殷实的粮仓不同，这里是世界三大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之一，被称为“困惑的西北角”。

“我小时候那会儿地还行，还能种出苞米和杂粮来。”在56岁的王建国印象中，1983年初春开始，大家的日子开始变得难过了。“那年4月初下了一场大雨雪，之后接连几年内涝都特别严重，后来土地就大面积盐碱化了。”王建国回忆，地里种啥都长不成，慢慢地乡亲们灰了心，放弃耕地的人越来越多，也导致盐碱地逐渐增多。

中专毕业后，王建国回家接替生病的父亲种了两年地，“那两年就和撞大运似的，地里不长东西全看天”。几年下来，嘎什根乡成了镇赉这个国家级贫困县里最贫困的一个乡镇，全乡九成以上土地都是白花花的碱巴拉，其中重度盐碱地占到了一半以上。

盐碱地被称为土地的“绝症”，重度盐碱地几乎是一片不毛之地，让生长于斯的农民辛劳一年，颗粒无收，望地兴叹。“风水沙土遍地跑，盐碱地上不长草。”村民自编的这句顺口溜道出了嘎什根乡土地和农民的辛酸。王建国还记得，好容易在小土疙瘩里种的几棵玉米，一场雨过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8亿亩耕地红线要守住，5亿亩盐碱地也要充分开发利用。如果耐盐碱作物发展起来，对保障中国粮仓、中国饭碗将起到重要作用。”

如何提高土地增量？盐碱地一度被称为土地的“绝症”。但正是这笔“沉睡”的宝贵资源，通过科学合理改良，可有效提高土地资源，实现耕地资源扩容、提质、增效。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中国正在利用科技手段发展盐碱地特色种业、培育高效农业，努力探索盐碱地农业发展之路，保障中国粮仓。

当我们目光瞄准广袤的盐碱地时，好消息也将接连不断地传来。

啥也不剩。

转机出现在1988年。这一年，马巍的前辈们勇敢地站在了白花花的盐碱地前。要在“风沙干旱加盐碱，谁干谁丢脸”的不毛之地里种水稻，科研人员的设想被村民们认为是“说胡话”。但水稻专家们在踏遍乡里每一块土地后，一致认为“可行”。不仅可行，他们还提出了一条“以稻治涝、以稻治碱、以稻致富”的发展规划。

改造盐碱地，需要“良种+良法”配套。盐碱地里种水稻，第一步是育秧，如果育秧成功，水稻种植就大有希望，因为盐碱地里的水不适合种植水稻，科研人员就开始调酸，经过多次试验，酸的比例终于调试成功，紧接着是育秧土配比，也叫苗床土，酸碱度也要按比例调好，同时还要选育适合这里的水稻品种。

科研人员热情似火，但任凭他们说破了嘴皮，村民们谁也不参与。毕竟，嘎什根乡的土地上，除了苞米和五谷杂粮，可从没长出过别的东西。当地的老百姓曾用“有仇不用报，劝他种水稻”“碱地白花，一年种一茬，小苗没多少，秋后不收啥”这样的俏皮话表达了对在盐碱地种水稻的担忧。

马巍说，最后在乡干部动员、乡长拍着胸脯做出保证后，党员胡国学才顶着压力拿出家里的二亩地作为试验田。不承想，试验田当年竟打出了2000多斤粮食。第二年，胡国学把家里19亩地全改种了水稻，观望的乡亲们也纷纷加入。

本报记者 王慧峰

“盐碱地也可以是宝地”

本报记者 王慧峰

盐碱植物。盐地碱蓬是一种“吃盐植物”。田长彦说，在其他作物都不能生长的盐碱地上，盐地碱蓬却通过“吃盐”茁壮成长，“不仅每亩能生产一吨多的干物质，还能带走数百公斤的盐”。

盐地碱蓬的特性不仅在克拉玛依，还在新疆喀什、和田，甚至在宁夏、内蒙古等地得到验证。一些原本寸草不生的重盐碱地，在种植“吃盐植物”三四年后，逐渐被改良为正常农田。

“很多耕地都因为盐碱太重撂荒了，能帮农民‘抢回’那些土地，说明我们的科研通过了大地的

检验。”研究团队成员、中科院新疆生地所正高级工程师赵振勇说。

令研究团队兴奋的是，除了能降低土壤盐分，盐地碱蓬等“吃盐植物”还能当蔬菜、做成饲料，甚至用于盐碱地绿化。

接过田长彦衣钵的赵振勇和他的团队通过经济盐生植物生物改良治理盐碱地的方法，建立了“滴灌+生物排盐+快速熟化”的开发利用盐碱地技术体系，获得的发明专利相关技术已在克拉玛依、阿克苏、喀什、和田等示范推广。如今，赵振勇和他的同事们正通过基因改良，有效驯化那



马巍在地里考察



更多报道见人民政协报微信公众号

■ 故事

中国有15亿亩盐碱地，其中5亿亩具有开发利用潜力。它们的最终宿命难道就是寸草不生、颗粒无收？

当然不是！从1982年大学毕业至今，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田长彦在新疆待了整整40年。从一开始，他就没打算向那大片白花花的盐碱地低头。

新疆是我国盐碱地面积最大的省区。土地盐碱化造成当地农业减产，经济损失巨大。如何降低土壤含盐量，是困扰当地农业生产的一大难题。田长彦在大学的专业是土壤农业化学，注定了一生要与土地打交道，特别是要与低产土打交道。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田长彦和其他科研人员历经了灌排洗盐、节水滴灌等实践阶段，新问题层出不穷，科学家们则不停打开新的盐碱地改良思路，一次次重头出发。

田长彦在长期的野外调查和生产过程中发现，有些盐渍化的土地上虽无法生长正常的甜

些“野性十足”的盐生植物，让它们更便于人工种植，实现盐碱植物产业化生产的路径。

盐碱地是我国重要的后备耕地资源，然而盐碱地的开发利用一直是世界性难题。再加上我国西北内陆、东部沿海、东北和青藏高原等地的盐碱地成因、程度各不相同，无疑对科研攻关提出了更高要求。

“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通过盐土农业的研究，我们发现了更大的前景，也就是地下咸水的利用。新疆地下水资源丰富，但大量为咸水，过去无法使用。在盐土农业发展过程中，可以用咸水灌溉，利用咸水置换出淡水，不仅不占用原本就紧缺的地表水资源，还找到了咸水的利用方向，真可谓一举两得。”田长彦乐观地认为，盐土农业的开发应用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对生态环境也将产生积极影响。“通过我们这些年的研究努力，可以说盐碱地也是块宝地。”他说。